

啤酒花園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節世界聞名，可想而知德國人對啤酒是多麼的熱愛。這疫情耽擱了啤酒節的舉辦，卻絲毫不影響德國人在每個城市都有的啤酒花園裏盡情享受有啤酒的夏天。

柏林最受歡迎的啤酒花園坐落於市中心的三角公園地鐵站旁，自入春以來，溫度稍微開始回升，使熱鬧非凡。

啤酒花園，顧名思義，一定是喝得到啤酒的地方。這個啤酒花園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有各種自己釀造的啤酒，從傳統釀造到他們的自行創新，在這裏可以品嚐到獨一無二的口味。有意思的是，這家老闆對啤酒釀造到烹飪搭配有他獨特的見解，他稱之為「啤酒文化」。喝的不僅僅是啤酒，更要考究啤酒和餐食的搭配。

於是，這位老闆開始了他的「味覺冒險」。傳統啤酒屋常規提供一些小份餐食下酒，比如說薯片、堅果、橄欖等等，這裏乾脆搬來了一個燒烤攤兒。於是，從這裏飄出去的烤肉的香味傳遍了整個公園。菜單不長，卻分量十足。主打的三樣菜是烤牛排烤豬排和烤香腸，配餐也不能再簡單了，土豆沙拉！

憑着這份簡單的烤肉菜單，這個「特立獨行」的啤酒花園吸引了不少前來公園過周末的人們。有些原本帶足了野餐的家庭，鋪上野餐毯，也忍不住到啤

酒花園買上一份烤排骨，順便端兩杯啤酒，坐下來盡情享受周末時光。

禁不住這烤肉香吸引的當然還包括我和先生，我們興致勃勃地去排上隊買吃的喝的。第一次進到這個啤酒花園

裏，才發現這裏別有洞天。除了劃分明確的飲品區和烤肉區，進門的地方竟然還有一個小小的手工冰淇淋售賣亭。

人們可以選擇在一個「正規」就餐區用餐，這裏已經布置好餐具酒杯，客人會先坐下再向服務生點餐。如果想隨意一點，人們也可以自行排隊在售賣台買好啤酒飲料和烤肉，拿到木頭桌子和長檯上享用。

先生選擇了大份排骨，拿到手時便傻眼了，這沉甸甸一大盤估計得有足足一公斤排骨。二話不說，我們倆找了個長椅坐下來開吃。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點這經典搭配的土豆沙拉，只是略微不同的是，這份土豆沙拉配的是一種酸味的醬料，不由得讓我想起德國固定搭配「酸菜豬蹄」裏的酸菜。這一定又是老闆的一場「烹飪冒險」嘗試吧。

傍晚時分人慢慢多了起來，原來晚上有女足歐洲杯的比賽，難怪平時有現場樂隊的舞台已經換成了大屏幕。有球賽的日子，這裏更是人們趁機大暢特喝啤酒熱鬧狂歡的大日子。

夏日，有啤酒的快樂，也是德國人的快樂。

柏林漫言

余 逾



維園燈海



市井萬象

中秋前夕，康文署在維園展示多組不同主題的璀璨綵燈，當中在球場上半空掛滿不同大小不同顏色的燈籠，恍如燈海，非常亮麗奪目，加上其他主題的綵燈呈現滿月、山巒及兔子等，值得一看。

綵燈展即日起至十二日舉行。

圖、文：遂初

露從今夜白，何時「逆隔離」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雖然前幾天錄得三十五點三攝氏度，是有紀錄以來九月最高溫，但早晚涼風吹拂，秋意爽人。白露一過，中秋節快到，舊同事J半個月前請公司同事吃散水餅，她說三年沒回廣州看望父母，身為獨女，今年中秋節一定要回去陪父母吃月餅，如果要等抽到深圳健康驛站的名額之後才向公司請假，很不方便，索性辭職，哪天抽到名額哪天回家。J八年前來港升學，畢業後留港工作，已經拿到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自六月底開始，港澳地區和海外旅客入境內地的防疫隔離，由原來14+7縮短為7+3，即七天酒店隔離加三天居家隔離，不少港人隨即執拾行李準備回內地與親人團聚。醫衛局局長盧寵茂醫生甫上任就親自到深圳灣口岸實地了解情況，積極與內地相關部門加強溝通，理順旅客過關北上的檢疫流程，更期望在傳統的「七夕相會」之前，香港疫情受控，更多的港人可以回內地與家人團聚。深圳方面也將專門為入境旅客提供的檢疫酒店房間（健康驛站）增加至兩千個，並且改用搖號抽籤形式，杜絕網上黃牛炒賣。但因為需求量大，「僧多粥少」一房難求，部分北上升學的學生未能如期前往學校報到，驚動當局，終獲特別安排過關。媒體報道一名急於回內地探望家人的男子，連續抽籤十四次都「名落孫山」，感到十分無奈。七夕早已過去，香港的疫情不僅沒有受控，反而確診個案增至每日約一萬例，通關依然無期，渴望北上與親人團圓的人們望穿秋水。

不少人寄希望於「逆向隔離」。深圳檢疫酒店資源有限，成為回內地難的瓶頸，港府接納部分立法會議員提出「逆向隔離」的建議，將深圳七天酒店隔離改為在香港隔離，完成香港隔離之後，以閉環方式過關回內地，直接回家。特首李家超日前與廣東省官員視頻會議之後宣布，「逆隔離」概念得到廣

東省支持，地點初步確定在落馬洲河套，相關細節，包括核酸檢測標準、閉環過關的安排、雙方人員配置等等，由兩地相關部門專班進行磋商，李家超強調，「逆隔離」作為一個新概念，需要時間進行溝通協調。對於很多心急想返鄉的人，這是一個好消息，但不知道要等多久。

「逆隔離」的技術細節需要兩地商討，但應該不會太複雜，簡言之，就是按內地防疫標準執行，港方給予全面配合，關鍵是特區政府要充分理解內地相關部門的關切並採取適當措施。面對未通關的現實，「逆隔離」愈早推行愈好，當中有兩個問題最重要，一是透過「逆隔離」每日過關人數多少？人數太多可能令深圳擔心增加防疫風險，人數太少則失去意義。二是如果經「逆隔離」回內地之後被發現染疫，如何釐清責任，設立熔断機制是否是一個可行辦法？

今年初本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中央政府緊急召派大批人力物力支持香港抗疫，包括在與深圳一河之隔的落馬洲河套區興建一千張病床的應急醫院，以及大約一萬張床位的社區隔離設施，有關工程於四月初完成，換言之，河套區

至少可提供數千人進行「逆隔離」，假若全部加以利用，加上深圳原有兩千個健康驛站房間，雙管齊下，每日總共可以提供數千至近萬個過關名額，這個數字雖遠不及疫情之前過關人數，但基本上可滿足一批有急需人士的需求，更可為未來全面通關發揮「洩洪」作用。如果穩妥一點，亦可先試行每日兩千至三千名額，假如運作順利再加碼。運作順利與否，視乎有沒有及有多少「逆隔離」人士被發現從香港將病毒帶往內地。

近三年的抗疫經驗告訴我們，人類所面對的這個新冠病毒變化多端防不勝防，無論隔離還是「逆隔離」，都難以做到零感染。眾所周知，內地實施最嚴格防疫措施和問責制度，任何因為「逆隔離」的漏洞導致病毒在當地傳播，都可能產生嚴重影響。因此，盡量防止漏洞，避免增加內地防疫的風險，是特區政府推行「逆隔離」方案的首要前提，而設立熔断機制，有助降低相關風險。

明天就是花好月圓的中秋佳節，J幸運地抽到深圳健康驛站的名額，剛剛完成七天酒店隔離趕回廣州，今年終於可以陪父母過一個人月兩團圓的中秋節，實現一個孝女的小小心願。



▲香港佐敦谷水道中秋燈飾。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雨疏風狂秋日暮

傍晚，空中一隻白色的「鳳凰」搖曳着尾羽，在小城上空飄搖，雲邊縹緲，鳳身霧靄流動，如風似雨。

風雨欲來，對這個悶熱的城市固然是好事兒，可我又開始擔心那些流浪和寄居的毛孩子們。在小區的各處，零落分散着幾隻流浪貓，牠們大抵和我有些交情，陪伴過女兒體育鍛煉，安撫過孩子考前焦慮情緒。一旦與牠們相識、相知，被牠們的美好可愛俘獲，從此對牠們就多了一份牽腸掛肚。

風雨將至，要提前安排好毛孩子們的口糧。那隻貓媽媽帶着幾隻小貓常出沒的地方，要在無人之時，悄悄放上一份營養餐，待牠們吃完要及時收走餐盒，以免不喜之人下毒。那五隻被臨時安放在魚店待人領養的小奶貓，要去幫牠們清理籠子換糧換水，每隻都要請出來親親抱抱，安撫一下牠們的幼小心靈。失去了媽媽的孩子，終是膽怯的。在小區巡視一圈，貓兒出沒之處若有雜物、垃圾，要及時打掃，以免影響環境。

餵了將近一年的流浪貓，每天尋覓牠們的身影，牠們亦等待我的出現。

一隻被手機識別成「梅花鹿」的狸花貓，是我的心尖寵，牠是小區裏第一個同我和女兒建交的貓兒。牠識人善認，只要餵過牠一次，下次見到你就會主動打招呼，貼着人親親蹭蹭。看牠乖巧可愛的模樣，以為牠是隻未成年的小貓，可不久後便發現牠肚子悄悄大了起來，原來已到了生兒育女的年紀。於是，越發地寵愛牠，經常帶些肉食給牠吃，牠也學會了定時定點地守候在我早出晚歸的必經之處。每天如約見到牠，看着牠大口幹飯，心便



人生在線

胡艷麗

安定；若一天不見，便要擔心牠是否遇到了意外。

小區常年餵流浪貓的鄰居說，這貓兒已來小區幾年，生過幾窩寶實，可惜這麼多年只活下來了一隻。按說小區有鄰居常年投餵，牠吃喝無憂，南方的冬天又不寒冷，流浪貓怎麼會活不下來呢？鄰居欲言又止，太多傷心往事不願追憶。原來，小區的貓每年都會有一兩次無故減少，環衛伯伯常在清晨撿起一隻隻「熟睡」的貓兒，「梅花鹿」的一個漂亮的孩子就倒在了晨光裏，再也不會撲蝶戲蟲。

我亦曾親眼看到，幾個拿着玩具槍的男孩子圍追堵截這隻帶仔大貓。聽到我的制止聲，孩子們聞聲而跑。我強壓住心頭怒火，追上去好言相問「為什麼要傷害貓兒」，幾個孩子互相推諉，沒有人願意直面自己的錯誤。好聲勸幾句，要善待生命，只希望這些孩子心裏還有一念仁慈，不要以傷害弱小為生活之樂。

雨疏風狂秋日暮。「梅花鹿」消失已經一月有餘，任何的追問都是一種殘忍，如同打在人心上的暴風雨。同「梅花鹿」一同消失的還有另外幾隻貓兒，牠們閃閃亮天真無邪的大眼睛如在眼前。牠們在小區裏同女兒一起跳躍奔跑的美好，仿若就在昨天。再抬眼，天上的雲鳳凰已經飄散。一陣秋雨一場涼，南方的天氣秋雨過後仍是炎熱，而人的心卻是涼的。天再熱、心再涼，仍要去照顧小區倖存的貓兒，大貓留下的小毛孩子要盡力照顧，也不枉相識一場。

雲層幻化，如世間之事，向着天空許願，願人間多一些善良，願每一個美好的生命都被善待，願更多的人看到天上的雲「鳳凰」。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過皮繩把柄與鉞捆固得更牢。

現在不得而知的是周武王持黃鉞上是否有鑄紋？是否有鑲嵌？是否中間仍留有一個規規矩矩的圓孔？難道真是代表太陽？無獨有偶。一九七四年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了一件青銅鉞，經專家鑒定為商代前期，與夏鉞相比，這件商鉞有些細長、扁平，配以狹長的「把」，這件商前期的鉞，中央也留有一大圓孔，兩肩有穿孔，可穿過皮繩作捆綁木柄用；與夏鉞不同的是，商鉞不再是「素體」，沒有任何鑲嵌，而是在鉞的兩肩及兩側都鑄有美麗而神奇的夔龍紋，誕生於商代的神奇夔龍，一足獨立，無角無鬚，身如牛，入水則生風雨，其聲如雷，其光如日月。這種神話傳說中的夔龍，在夏代尚未出現。商代初期青銅器上的鑄紋裝飾已經讓人看得瞠目結舌，陰線陽文，勾勒清白，線條

流暢，布局巧妙，像一幅工筆深厚的寫生圖畫。上海博物館珍藏着兩件西周早期的，造型獨特的青銅鉞，象首獸紋鉞、耳形龍首鉞，前者將象首形象地與鉞相結合，鉞上趴卧着一隻蜷曲着鼻子的象；後者將鉞的上部彎曲成龍狀，並在其端部鑄有一對長角的龍頭，這顯然都是禮儀之器。似乎從西周開始，鉞的分工越來越明確，權杖、禮儀是一套，兵器、刑器又是一套。

鉞是權杖，鎮壓殺人之權。牧野之戰後，商紂王戰敗自焚後，周武王又以黃鉞斬其頭，以玄鉞斬其二嬖妾之首。玄鉞可能是被塗成黑色，說明以鉞斬殺犯人也是有嚴格界限和等級區分的。想起二千多年後宋王朝的包拯的龍、虎、狗三尊銅刀是有淵源的。一九七三年發掘的位於河南安陽市附近殷墟遺址的婦好墓，就出土了一件商代青銅大鉞，此鉞高三十九點五厘米，刃幅三十七點三厘米，重達九千克，是上海博物館藏夏鉞的將近一倍，鉞上的鑄紋也越來越複雜詭秘，婦好鉞上鑄的是虎噬紋，兩虎相爭一顆人頭。婦好鉞中間沒有圓洞。婦好作為商王武丁的夫人，是位能打仗會統兵的女將軍。她當時受命率大軍出征，手持重達九公斤的大鉞。有專家考證婦好是持鉞，亦非上車揮舞，是作為權杖相隨，以指揮三軍。

在山東青州蘇埠屯村商代大墓，出土過一件殷商晚期的青銅大鉞，這件商鉞最突出的特點是鑄有十分形象的人面飾紋，活生的一张人臉，五官端正，尤其以兩眼突出，又圓又大的雙眼，在兩道凸起的橫眉下，大睜圓瞪，炯炯有神，直瞪前方；那嘴故意齧出兩排整齊的大牙，嘴和牙似乎才是這張怪臉的中心，是張口以待？還是示威顯兇？

從商、周至春秋、戰國出土的青銅鉞看，鉞作為權杖的作用逐漸萎縮，作為兵器、殺器的作用在不斷加強，鉞終於走下權力的神壇，步入戰伐的搏擊。從出土實物看，至東漢，鉞已演變成武將手持的「開山大斧」，斧劈三山，勇不可當；直到宋金，在《水滸傳》中花和尚魯智深使一副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禪杖，似乎與古鉞相似，應一脈相承。據有專家考證，宋金大戰，金軍大元帥金兀朮即完顏宗弼上陣殺敵，就手持一柄開山大斧，其勇猛無敵。以後鉞作為「鎮壓之器」即斬首之刑具的功能也不斷增長，用劊刀行刑就是用鉞行刑的一種演變，鉞最終從權杖走向刑器，直至徹底變成斧頭，一種日常生活的工具。

（《鉞之榮辱》之下篇，全文完。標題為編者加）